

一般论文  
Research Articles

# 从乔治市街道的中文命名窥探 槟城华人的“乔治市中心”意识

The Consciousness of “Georgetown-Centric” by Studying  
the Chinese Street Names in Georgetown, Penang

杜忠全  
(TOH Teong Chuan)

## 摘要

槟城乔治市的街道，官方与华人民间的命名系统长期并存，并且跨越了两次  
的世纪交替，可说是这座城市市民口传生活记忆的有机组合。这项研究主要  
是透过华人民间的街道命名系统的分析，来探讨其所反映的早期市民意识，试  
图了解有关的路名在形成与长期使用之下，人们究竟如何立足乔治市以认识包  
括槟岛和威省在内的周边地区，并且具体呈现为“乔治市中心”意识。本文所  
设定的研究目标，包括以下两点：其一，比较直至19世纪末为止记录与整理的  
与当代生活中见存的中文路名，再按之提出早期乔治市市民所认知的市区范围  
与城乡界限；其二，辩证民间中文路名所反映的“乔治市中心”意识。

**关键词：**乔治市、槟城华人、中文路名、乔治市中心

## Abstract

Two system of streets names coexisted in George Town, Penang for over a hundred

---

杜忠全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讲师兼系主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  
E-mail: duzhq69@gmail.com

©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Kuala Lumpur 2014

years – that are official proclamation's name and the name usage by the Chinese society. The later should deem as an organic combination which kept the memories of the city among the Chinese in Penang.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cognition of Chinese towards the space of George Town. The research arises the concept of "George Town-centric" by studying the Chinese streets' name.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stood in the centre of George Town and gave the name to other places, including Province Wellesley from the stood at the centre of George Town. This aims of paper are including: First, compare the verbal Chinese naming system in 19<sup>th</sup> century and today's usage. Besides, the paper also intend to draw out the urban areas and urban-rural divide of early Chinese society in Penang. Second, the research aims to support the "Georgetown-Centric" which argue in this paper.

**Keywords:** George Town, Penang Chinese, Chinese verbal road name, Georgetown-Centric

## 一、绪言

槟城乔治市的街道，如按槟岛市政局针对2008年以后划定之世遗古迹区的统计，总共有92条旧街区。这92条市政当局正式认可的街道，都有着华人社会的口头命名。华人社会对于市区街道的口头命名，如斟酌加入临近乔治市世遗区且同样具有华人口头路名的街道来一起统计，那么，将过去存在与记录，以及后来出现了加以整理的，共得不少过230个路名<sup>1</sup>。区区一百余条大小街道，却能累计得230个以上的口头路名，这是因为乔治市的官方路名与华人民间的口头路名并非一一对应的，后者比起正式的官方路名，往往来得更复杂，其中既有一条街道被切分成不同的段落来各别命名，也有同一条街道存在着不只一个民间路名，甚至有不同的人文方言群各自按方言来分别命名的情况，这也是极其普遍的。因此，乔治市的街道虽然只得一百条左右，却出现了累计数量更大的华人口头路名。

本文所设定的研究目标，包括以下两点：

其一，比较直至19世纪末为止记录与整理的与当代生活中见存的中文路名。约在19世纪末整理的乔治市华人民间路名系统，出现了闽、粤、客、潮汕等方言路名并存的情况，而20世纪期间陆续在生活中产生的路



名，则以闽南方言或“福建话”为主<sup>2</sup>。从19世纪末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许多早期的路名依然在生活中使用，却具有朝槟岛或乔治市主要社会方言的福建话统一的趋势。本文尝试梳理其中的沙汰与存废，并提出中文路名倾向“福建话化”的现象。

其二，辩证民间路名所反映的“乔治市中心”意识。乔治市是以华人为主要族群的城市，华人社会的口头路名不但完整，而且完全涵盖了传统的乔治市城区，其中城区的路段划分细致，郊区或者不属于城区范围的，就可能缺乏明确的民间路名，也可能未如城区道路般地予以细致划分段落；一些城区以外的路名，更是以城区中心的视角来命名，反映了早期市民的“乔治市中心”意识。

关于乔治市的中文路名，最早的一份整理记录，是1900年Lo Man Yuk发表于*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in Penang*一文<sup>3</sup>，该文虽为英文，却也以罗马拼音与汉字同时记录了有关的中文路名与地名，是这方面最早与相对较完整的整理记录。按照这一份一百多年前的纪录，可发现现今尚为市民使用的口头路名，除了极少数20世纪期间出现的后起路名，可说大多数都与这一记录相符合。鉴于绝大多数的乔治市中文路名都起于19世纪，而这一完成于19世纪最后一个年头的整理文献，除了分别注明有关的路名是来自闽籍或粤籍方言群的口头命名之外，还简略追溯此一路名何以形成，因此堪称是珍贵的早期记录。然而，其方言分类只按当时中国的行政区划，故而只得闽（Hokkien）或粤（Cantonese）二类，无法确实反映本地华人方言群的实际划分，即分福建（即闽南籍）、广府、客家<sup>4</sup>、潮汕与海南<sup>5</sup>等五大社群。因此，该文献中归为广东社群的民间路名，究竟确实为广府方言，或为同样属广东省籍的潮汕、客家及海南方言，则尚待分析，因此是其中的美中不足。

此外，20世纪期间，槟城的会馆或社团组织尚出版纪念特刊，多会穿插官方路名与华人民间路名的对照栏。1949年，叶台痕、吴允德合编的《槟榔屿大观》一书，也专辟〈槟城街名准确中英文对照表〉一节<sup>6</sup>。由此可见，乔治市中文路名之所以能传之久远，除了在市民生活中以口耳相

传的方式长期沿用，中文报章的新闻与商业广告等也广泛采用之外，更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并在不同的时期进行记录与整理，以期与官方路名相互对应。2008年7月7日乔治市与马六甲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为世界文化遗产城市之后，乔治市市政局在该年年底将包括中文路名在内的各族民间口头路名与官方路名予以并列，因而有了多语路牌的设置，惟在中文路名方面，却一度引起争议<sup>7</sup>，此事件的发生，也让人重新思考中文路名与民间文化遗产的常与变的课题。

## 二、多元方言视角诠释下城市空间

乔治市的中文路名并不是与官方路名一一对应的，一方面，它可将一条官方道路分成几个段落来各自命名，另一方面，过去不同的方言群（闽、粤、潮、客家等），也各自有着方言群内部通用的方言路名。这些方言路名的存在往往互相重叠，反映了不同方言群为城市街道命名的不同视角。因此，乔治市存在的，并不只是“一套”乔治市中文路名来对应官方路名，而是各自方言群（闽、粤、潮、客家等）的口头路名来对应官方路名。大致而言，粤、潮、客家的中文路名大致出现在有关方言群居住与活动的特定街区，而福建话的中文路名，则几乎涵盖了整个乔治市的范围。

就口头路名的存在与使用而言，过去原是在各自的方言社群内流传与通用，如90年代以来以“爱情巷”一名而广为人知的Love Lane，广府社群分别以“十字架礼拜堂边”和“孖水喉”或“鲁班庙街”来命名其上下两个分段，但不包括潮汕方言群在内的闽南人<sup>8</sup>，则将Love Lane统称为“色兰乳巷”<sup>9</sup>。再如Carnarvon Street的末段，后期人们戏称之“棺材街”，早期的闽南人与粤籍人士（应为惠州客，待考）则分别叫出了“畚田仔”和“草塘”的路名<sup>10</sup>。类似的情况，在乔治市的不同街区都有着不少，更别说闽南人将Penang Street的中段，广府方言群叫做“唐人街”的路段唤作“广东街”，而广府人则将Beach Street的末后三个路段，即闽南人分别命名为“缎罗申”、“打铁街”和“社尾”的路段统称为“福建街”，在在都反映了同一座城市同一街区的不同视角。



有关不同的方言群按各自的视角来为城市街道命名，从而反映了同一座城的不同风貌的问题，早期Lo Man Yuk的记录中，有了初步的反映。然如前述，有关的记录只作福建与广东籍贯之二大类，而未如实反映过去本地闽、粤、客、潮与琼等各自形成社群的历史事实，因而尚需仔细考察来分辨之，但此非本文所能开展讨论的。以上仅举其中的数例，已可管窥其一斑。有关的系统考察与分析，将另文处理。

### 三、乔治市中文路名的常与变

按1900年的记录及此后递增之20世纪期间后起的口头路名<sup>11</sup>，乔治市的中文路名总数应超过230个。这比起正规的官方路名多出逾2倍的口头路名，里头既有一条路被切分至六个分段之多的<sup>12</sup>，也有同一个路段分别出现超过多个不同方言的口头路名，甚至同一个方言路名也出现重叠并存的情况<sup>13</sup>，在在反映了民间路名的杂多与不统一的原貌，而与民间文化相一致。

乔治市街道的中文路名，如今依然为人们所惯用的，大多不出1900年之整理记录的范围，其中只得极小部分属后起的，如Carnarvon Street头段之为“卖菜街”、Sek Chuan Lane之为“猪肉巷/卖肉街”、Sri Bahari Road之为“琼花路”、Che Em Lane唤作“卖鸡巷”等，皆不见于早期的记录，却在20世纪后半叶的市民生活中广泛使用。然而，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更一般的情况，是人们依然沿用了早期口传而来的路名。然而，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期，乔治市民间口头路名的使用，也反映了遗忘与承传、杂多与统一的发展趋势，因此可从“常”与“变”的角度来观待之：属延沿续的部分即是“常”，而发生了变化的部分，即所谓的“变”。

虽然绝大多数的乔治市中文路名，都自百年前就一直沿用至今，但随着命名源头的的生活经验与城市地貌之变化及消失，而在部分的街道出现了淘汰复杂的分段路名，因而出现路名趋向单一化的现象。最明显的例子是，按记录和过去的口头称呼，Penang Road有着“吊人街（或“吊人峇唻”<sup>14</sup>）/旧脚枢<sup>15</sup>/吊桥头/人车钉牌馆”等不同的分段路面，但在二战之

后，随着有关警局的拆迁、监狱久已迁走而致记忆逐渐消失、河道上的吊桥被铺平为沥青路面而不复存在了等等，近数十年来，该路一律以与原英文路名相对应的“槟榔律”为口头惯称，因而已完全取代的旧记录的分段路名。

另一例子是，19世纪末以来原叫作Pitt Street，直至上个世纪后期始改作Jalan Masjid Kapitan Kling的街道，过去原有观音亭前/大峇唛/大水井或椰脚等三个分段路名，分别以特定的交叉路口作为分段标志。然而，近二三十年以来，人们几乎以其中的“椰脚”（或“椰脚街”）来统称整条街，个别的分段路名已极少用了。已消失的中文路名之中，除了“大峇唛”一名是作为路名来源的有关警局已不复存在，因而已无法与街道景观相互对应，这或是人们弃用有关路名的原因之外，另一“观音亭前”的地标建筑，自19世纪初年以迄今日，都一直矗立在原地。这可见，民间社会对路名的继续使用还是放弃之，有关路名的起源景观是否已改变乃至消失或依然存在，并非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类似上述自繁趋简的现象，尚发生于过去原有“漆木街/吕宋礼拜堂前/顺德公司街”等分段路名的Bishop Street。原坐落在Bishop Street的檳城顺德会馆，在20世纪二战前已迁到Love Lane，原来在此的阿美年人教堂（Armenian Church），也在二战日军攻城时遭炸毁，原路名的地标性建筑已消失。上述的原因，或许是让“漆木街”几乎成为整条Bishop Street中文路名的原因之一，但也可见得，乔治市的中文路名，其实有着去繁就简的趋势。

当然，也有与上述的情况相反的例子，如原只有“打索街”单一路名的Rope Walk（Jalan Pintal Tali），至少在二战之后，人们已习惯了将之切分为三个路段，分别为“大顺街/义福街/烟筒巷”，这可说是加以繁化了。无论如何，类似“打索街”弃简就繁的情况，却只是一个特例，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的例子了。因此，总的来说，有关的路名在同一方言的多个选项中有所弃留，最后保留了其中一个，其他的只见诸档案，而在市民生活中不复使用并被遗忘。如Pitt Street或Jalan Masjid Kapitan Kling的“椰脚”路段，便存在了“椰脚、大水井”的闽南话路名，最后保留了前者，



后者已不复提起，再入Ghaut Chulia Street的“柴路头/大水井”，后来也只有前者沿用迄今，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了。

如前述例子般，乔治市中文路名的“变”，除了极少数是后起的路名逐渐取代旧有的之外，更多的情况则是，过去分段复杂或一路多名重叠出现的，都在时间的变迁中经历使用者的自然取舍，从而逐渐出现单一化的情况。兹列表如下——

表一：乔治市中文路名单一化现象列表

|     | 英文路名                | 国文路名                   | 原有之中文路名              | 今普遍使用者       |
|-----|---------------------|------------------------|----------------------|--------------|
| 1.  | Acheen Street       | Lebuh Acheh            | 高楼仔；打石街              | 打石街          |
| 2.  | Acheen Street Ghaut | Gat Lebuh Acheh        | 高楼仔路头；打石街路头          | 打石街路头        |
| 3.  | Armenian Street 头段  | Lebuh Armenian         | 本头公巷/大伯公街            | 本头公巷         |
| 4.  | Bishop Street       | Lebuh Bishop           | 漆木街/吕宋礼拜堂前/顺德公司街     | 漆木街          |
| 5.  | Campbell Street     | Jalan Campbell         | 新街；新大门楼；金利大街         | 新街           |
| 6.  | Carnarvon Street 末段 | Lebuh Carnarvon 末段     | 畚田仔；草塘；四角井；十间厝；姓张公司街 | 畚田仔，或戏称“棺材街” |
| 7.  | Chulia Street头段     | Lebuh Chulia头段         | 吉宁街；罗磷街；衣箱街          | 吉宁街          |
| 8.  | Chulia Street Ghaut | Gat Lebuh Chulia       | 吉宁街路头；姓杨公司街；柴路头；大水井  | 柴路头          |
| 9.  | Cintra Street       | Lebuh Cintra           | 新街横街；打炮街；日本街；日本寨街    | 日本横街         |
| 10. | Downing Street      | Lebuh Downing          | 外关；问话馆；大人关；牌馆；唐宁街    | 唐宁街          |
| 11. | Esplanade Road      | Jalan Padang Kota Lama | 草埔海墘路；打波地海皮；关仔角      | 关仔角          |

|     |                      |                               |   |       |
|-----|----------------------|-------------------------------|---|-------|
| 12. | Farquhar Street      | Jalan Farquhar                | 红毛学前/莲花湖;<br>色兰乳学前                      | 华盖街   |
| 13. | Kimberley Street     | Lebuh Kimberley               | 潮州街; 潮州妹; 汕<br>头街; 面线街; 姓郑<br>公司街; 打索仔巷 | 汕头街   |
| 14. | King Street          | Lebuh King                    | 广东大伯公街; 鸦片<br>公司街; 烟公司                  | 大伯公街  |
| 15. | Love Lane            | Lorong Love                   | 色兰乳巷; 十字架礼<br>拜堂边/仔水喉; 鲁<br>班庙街         | 爱情巷   |
| 16. | Muntri Street        | Lebuh Muntri                  | 南华医院街; 新海南<br>公司街; 色兰乳巷                 | 南华医院街 |
| 17. | Northam Road         | Jalan Sultan<br>Ahmad Shah    | 红毛路; 红毛旧冢                               | 红毛路   |
| 18. | Penang Road          | Jalan Penang                  | 吊人街/旧脚枢; 宁<br>爵厝前/吊桥头/人车<br>钉牌馆         | 槟榔律   |
| 19. | Pitt Street          | Jalan Masjid<br>Kapitan Kling | 观音亭前/大峇唛;<br>大孖打寮/大水井;<br>大门楼街市; 椰脚     | 椰脚街   |
| 20. | Queen Street         | Lebuh Queen                   | 十二间; 旧和合社街                              | 皇后街   |
| 21. | Sek Chuan Lane       | Lorong Sek<br>Chuan           | 大门楼内; 大门楼<br>陇;                         | 卖肉街   |
| 22. | Sungai Ujong<br>Road | Jalan Sungai<br>Ujong         | 胡椒埕; 万得丰路                               | 胡椒埕   |
| 23. | Weld Quay            | Pengkalan Weld                | 海墘新路; 新海墘<br>路; 海皮; 海墘                  | 海墘    |
| 24. | Western Road         | Jalan Utama                   | 红毛新冢; 西华巷;<br>平安巷; 新红毛坟;<br>西方路         | 西方路   |

注: 上表以“/”为分段命名, “;”为一路多名。

表一所述的24条街道中, 其中只有5条街道(序号12、15、18、20及



21) 是以后起的路名取代了19世纪所记录的, 另2条(序号9及19)则稍将原有的路名增字变化, 基本上算延续了原路名。更多的情况, 则是在超过一个的原有路名中沿用了一个, 成为后来普遍使用的路名, 原生态中呈杂多及不统一的民间口头中文路名, 于此趋向于统一及单一化。

#### 四、乔治市中文路名的“福建话化”

乔治市居民以闽南方言群为主, 反映到中文路名的涵盖范围, 以闽南方言所呼出的中文路名, 也几乎涵盖了整个传统的乔治市范围; 反之, 非闽南方言的中文路名, 则只在特定的区域与路段出现, 而未涵盖乔治市的所有街道<sup>16</sup>。殖民地时期, 以闽南漳州籍为滥觞的峇峇社群, 因兼通英语与马来语, 因而居于檳城华人之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主流, 进而形成檳城华人的社会方言是以漳州腔闽南语与峇峇福建话交混而成的“檳城福建话”(Penang Hokkien Dialect), 反映到中文路名的拣择上, 也出现了“福建话化”的现象。

檳城华人人口中, 以闽南籍或本地一般所说的福建人居多, 这是一般的印象, 而按英国殖民时期相对细致的人口普查, 可为此提供一个具体的数据资料。以下按战前的1921年、1931年及战后1947年的数据资料汇整为一表, 以见檳城华人方言群结构之一斑:

表二: 马来亚人口普查中的檳城华人籍贯比例

|          | 1921    |           | 1931    |           | 1947    |           |
|----------|---------|-----------|---------|-----------|---------|-----------|
|          | 人数      | 所占百分比 (%) | 人数      | 所占百分比 (%) | 人数      | 所占百分比 (%) |
| 檳城华人人口总数 | 135,288 |           | 176,518 |           | 247,366 |           |
| 福建(闽南)   | 64,085  | 47.37%    | 79,546  | 45.07%    | 107,052 | 43.28%    |
| 广东       | 30,846  | 22.80%    | 40,041  | 22.68%    | 55,251  | 22.33%    |
| 潮州       | 19,236  | 14.22%    | 28,920  | 16.38%    | 48,901  | 19.77%    |
| 客家       | 14,293  | 10.57%    | 17,704  | 10.03%    | 21,867  | 8.84%     |
| 海南       | 3,883   | 2.87%     | 5,359   | 3.04%     | 8,921   | 3.61%     |

|      |       |       |       |       |       |       |
|------|-------|-------|-------|-------|-------|-------|
| 福州   | 1,326 | 0.98% | 1,887 | 1.07% | 3,092 | 1.24% |
| 广西   | 14    | 0.01% | 412   | 0.23% | 339   | 0.14% |
| 兴化   | -     |       |       |       | 262   | 0.11% |
| 福清   | -     |       | 704   | 0.40% | 122   | 0.05% |
| 北方人  | 14    | 0.01% |       |       |       |       |
| 其他籍贯 | 1,464 | 1.08% | 1,945 | 1.10% | 1,568 | 0.63% |

资料来源: J. E. Nathan, *The Census of British Malaya 1921*, London: Waterlow & Sons Limited, 1922, p.186; *Report on the 1931 Census, S.W.I.: The Crown Agents For The Colonies*, 1932, p.180; 1947年部分转引自苏庆华《马新华人研究: 苏庆华论文选集(第三卷)》, 雪兰莪: 联营, 2010, p.250。(注: 表中“所占比率”项为作者按统计运算所得。)

按表二, 操福建话, 也即闽南语的华人方言群, 一直都在槟城华人社会占绝大的比例, 从而让闽南社群的方言成了槟城华社的社会方言, 非闽南籍的市民或岛民, 日常生活间的社会沟通, 也无法回避福建话。这一情况的结果是, 中文路名中的福建话路名, 也就随着社会方言的普及而广为人们所熟知, 而多数非福建方言的路名, 则只在特定的方言族群内部继续使用与传承, 有的甚至被淡忘了。作为市民普遍沟通采用的中文路名, 自然也就以福建方言的路名为主了。<sup>17</sup>

如按1900年的记录以及20世纪后期的增补的230个乔治市中文路名, 而将尚在教育中及已遭淘汰的加以考察, 显然可让人得到“福建话化”的结论。这如上一节表一所举之序号7的Chulia Street, 其后二段原以Love Lane路口为分段点, 分别有“大门楼”和“牛干冬”两个分段的路名, 而原称“牛干冬”的路段还另有粤方言群的“砂冈头”一名, 但如今只得闽南方言群的“牛干冬”尚在使用, “砂冈头”究竟何所指, 也难以考究了。序号6的Carnarvon Street最后一段, 闽南人称为“畚田仔”, 客家人称之“草塘”, 如今除了老一辈的粤籍人, 槟城市民往往不分籍贯地通称“畚田仔”。Armenian Street前段, 闽南人称之“本头公巷”, 广府人



呼为“大伯公街”，今普遍称之“本头公巷”，留下的是闽南人的视角。至于King Street的中段，闽南人称之“广东大伯公街”，广府人称之“烟公司”，今普遍使用的“大伯公街”，也是闽南人的视角。此外，表一所列的路名中，凡在超过一个的路名来进行自然拣择，往往持续使用，且为市民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也以闽南人的口头路名占优势。这一“福建化话”的趋势，并非最终完形，而是尚在发生中的，未来究竟如何，还待继续追踪与观察。

## 五、从中文路名判定乔治市的范围

从比较而得知，至少到了19世纪后期为止，乔治市市区范围内的街道，举凡延伸稍长，或与多条横巷交错而出现多个交叉路口的，都形成了一路分多段的口头路名，如下表三——

表三：乔治市中文路名一路切分多段列表

| 序号 | 英文路名             | 国文路名            | 分段式中文路名                                |
|----|------------------|-----------------|--|
| 1  | Armenian Street  | Lebuh Armenian  | 本头公巷/打铜仔街                              |
| 2  | Beach Street     | Lebuh Pantai    | 土库街/港仔口/中街/缎罗申/打铁街/社尾街                 |
| 3  | Bishop Street    | Lebuh Bishop    | 漆木街/吕宋礼拜堂前/顺德公司街                       |
| 4  | Carnarvon Street | Lebuh Carnarvon | 大门楼横街；卖菜街/番仔冢；吗穰坟/畚田仔；草塘；四角井；十间厝；姓张公司街 |
| 5  | Chulia Street    | Lebuh Chulia    | 吉宁街；罗莽街；衣箱街/大门楼/牛干冬；砂冈头                |
| 6  | Farquhar Street  | Jalan Farquhar  | 红毛学前/莲花湖；色兰乳学前                         |
| 7  | King Street      | Lebuh King      | 九间厝后；广东大伯公街；鴉片公司街；烟公司/旧和胜公司街/咭宁仔街；伯鸽笼  |

|      |               |                            |                            |
|------|---------------|----------------------------|----------------------------|
| 8    | Love Lane     | Lorong Love                | 十字架礼拜堂边/仔水喉；鲁班庙街           |
| 9*   | Maxwell Road  | Jalan Maxwell              | 柴埕前/开恒美米较；港仔墘              |
| 10   | Penang Road   | Jalan Penang               | 吊人街/旧脚枢；宁爵厝前/吊桥头/人车钉牌馆     |
| 11   | Penang Street | Lebuh Penang               | 九间厝/广东街；马交街；唐人街/齐知街        |
| 12   | Pitt Street   | Jalan Masjid Kapitan Kling | 观音亭前/大峇唛；大仔打寮/大水井；大门楼街市；椰脚 |
| 13   | Prangin Road  | Jalan Dr. Lim Chwee Leong  | 湾头仔；惠州公司街/开恒美街/牛车街；港仔墘     |
| 14** | Rope Walk     | Jalan Pintal Tali          | 大顺街/义福街/烟筒巷                |

\* 今Maxwell Road只存前段之“柴埕前”，后段已在林苍佑州政府推行的光大计划下消失。

\*\* Rope Walk在原纪录里只得单一路名“打索街”，今坊间之分作三段，是按20世纪以来之口述而补。

按表三所列，上述处在乔治市市区范围内的街道，除了有着不同方言群的分别命名及同一方言群给予超过一个路名的情况之外，更分别有至少两个分段或多至六个分段路名的情况，如序号2的Beach Street，是乔治市街道中最多分段路名的，有着多至六个分段路名，而且迄今尚在沿用，而没简化为单一路名。序号3的Bishop Street虽然如上节所说，今日多统称为“漆木街”了，但在19世纪，可说是段落清晰的。序号6的Farquhar Street与序号8的Love Lane，今日已统称“华盖街”与“爱情巷”了，然在19世纪，却是段落分明的<sup>18</sup>。至于序号10的Penang Road，后期也统称“槟榔律”了，然在19世纪前后，则有着四个段落，其分段路名如今虽已极少使用，但对岁数稍大的人而言，却不是闻所未闻，甚或他们早期曾使用过的。

上述的情况之外，更有一些衔接乔治市市区，但未延展到市区范围的主干道路，虽然延伸了一定的长度间，却未如城区道路般予以分段，或就



算有简单的分段，但其分段点并不确指何处为是，如下表四——

表四：衔接乔治市城乡之主干道路的命名状况

| 序号 | 英文路名              | 国文路名               | 中文路名        |
|----|-------------------|--------------------|-------------|
| 1  | Burma Road        | Jalan Burma        | 牛车水（车水路）    |
| 2  | Dato' Kramat Road | Jalan Dato' Kramat | 柑仔园/四坎店；四间店 |
| 3  | Macalister Road   | Jalan Macalister   | 中路          |
| 4  | McNair Street     | Lebuh McNair       | 过港仔横街       |
| 5  | Perak Road        | Jalan Perak        | 大路后         |

上述所举的几条大路，多是衔接郊区与乔治市的主干公路，其延伸度都不会短于上述具多个分段路名的城区街道，然而，除了序号2的Dato' Kramat Road之外，它们都只得单一路名，不若城区街道那般地详加分段。此外，在“车水路”与“中路”住两条城郊交通要道之间的临近城区路段，尚横陈着7至9条横巷，但在19世纪的纪录里，都没留下中文路名，而在20世纪的民间生活里，也只有其中的三条有着约定俗成的中文路名，如下表五所列——

表五：中路与车水路临城区横巷的中文路名状况

| 序号 | 英文路名            | 国文路名                | 中文路名     |
|----|-----------------|---------------------|----------|
| 1  | Abu Siti Lane   | Lorong Abu Siti     | 三星巷      |
| 2  | Kinta Lane      | Lorong Kinta        | （近打冷）    |
| 3  | Macalister Lane | Lorong Macalister   | 姓王公司后    |
| 4  | Madras Lane     | Lorong Madras       | 油较路      |
| 5  | Rangoon Road    | Jalan Rangoon       | （仰光路）    |
| 6  |                 | Lorong Selamat      | （平安巷）    |
| 7  | Yahudi Lane     | Jalan Zainal Abidin | （再那阿比丁路） |

上表的少数几个中文路名，都未见诸19世纪末的记录，而是20世纪口

耳相传的；至于括弧里的意译或音译路名，一来非19世纪乔治市中文路名的产生模式，再来主要是按中文报章新闻行文之需求而出现，市民往往是按英或国文原音来说出，也即是不存在与19世纪中文路名系统相类似的路名。

在当代乔治市市民或岛民的认知中，这同样车水马龙且极为靠近现今光大，也就是槟城政府办公署的一带，无疑已成为乔治市城区的一部分了，但是，在19世纪人的视角，这里是否为市区范围，有关中文路名的付之阙如或相对不完整，相对于如今的核心古迹区之繁复且重出的中文路名，或者能让人得到一定的解读：这一区域当不属前人视角里的城区，因此没有涵盖面完整的中文路名。

此外，同样在乔治市与郊区之间的边缘地带，也有一片以住宅区为主的区块，从Magazine Road开始，这里共有9条平行的街道，虽然不算没有中文路名，但人们只按序号呼出，如下表六——

表六：乔治市边缘“序号路”的分布状况

| 序号 | 英文路名             | 国文路名             | 中文路名 |
|----|------------------|------------------|------|
| 1  | Magazine Road    | Jalan Magazine   | 头条路  |
| 2  | Noordin Street   | Lebuh Noordin    | 二条路  |
| 3  | Presgrave Street | Lebuh Presgrave  | 三条路  |
| 4  | Tye Sin Street   | Lebuh Tye Sin    | 四条路  |
| 5  | Macallum Street  | Lebuh Macallum   | 五条路  |
| 6  | Katz Street      | Lebuh Katz       | 六条路  |
| 7  | Cecil Street     | Lebuh Cecil      | 七条路  |
| 8  | Heriot Street    | Lebuh Heriot     | 八条路  |
| 9  | Sandilands Road  | Jalan Sandilands | 九条路  |

表六所列的命名虽然不可谓不清晰，但与乔治市核心区的中文路名系统相比，显然简略了许多，也与人们按地标或特定的生活经验来取名的模式，有着明显的区别。



综合表三至表六，可让人得到这样的理解：

1. 凡乔治市市区范围内的街道，都得详细地予以分段命名的，而市区范围外的街道，则只得概略及不完整的命名。

2. 在前人的认知里，城郊主干道路如Burma Road、Macalister Road与城区衔接的路段，虽然已属市区边缘，但尚算不得市区范围，因此它们所贯穿的区块，未有如旧城区般完整与详细的中文路名系统。

如按19世纪就广泛使用的中文路名系统，乔治市的市区范围，其实是有一明确的分界线的。Beach Street末段被称为“社尾”，“社”为人群聚落义，“社尾”为城区一带闽南方言社群聚落的末端，人们为这路段安上这样的路名符号，意味过了此界线，就已超出人群聚落，也就是城区的范围，意即越过了此边界线，就不再是乔治市城区了。与此相对应的路名，为Beach Street过后的Bridge Street（今改作Jln C. Y. Choy崔耀才路），此路被分为三个段落，虽分段点不甚明确，但与“社尾”接壤的头段，就被称为“过港仔”。之所以有“过港仔”之名，因“社尾”与“过港仔”之间，原是一条名为Prangin River的河道，沿此河道延伸的两条路<sup>19</sup>，其中的路段都有“港仔墘”之名，意味那是小河港，而“过港仔”即越过此小河港的意思。过了“社尾”以及“港仔墘”的“过港仔”，则已越出了乔治市城区的范围，而表六所列的9条街道，则都在“社尾”之后的“过港仔”内沿，其虽临着城区，却不是核心城区，则至为明显，因此只有简略的序号式路名。同样地，表四所列的系列横巷，在19世纪也不曾有中文路名的记录，按这一情形，显见尚未纳入乔治市的城区范围。这样也就能让人有了以下进一步的理解：

3. 中文路名完整且繁复的，即乔治市的城区范围；中文路名简略或不完整的，即非传统的城区范围，而这样的观点，直至19世纪末Lo Man Yuk所整理的乔治市中文路名，依然毫不犹豫地保留着。

## 六、“乔治市中心” (Georgetown Centric)

乔治市中文路名所反映的，是路名形成之时的乔治市中心视角，这样

的意识，其实在路名与地名命名的背后至为明显。槟城人习惯上将威省称作“过港”，那其实是指越过了Weld Quay（海墘）的海港，就不再是人文经济活动中心的槟岛，这是一般人所知道的。殊不知在岛上，也有一对应的路名“过港仔”（Bridge Street / Jalan C.Y.Choy头段）来将乔治市城区与非城区予以划分。将“过港”与“过港仔”相互对应，“过港”是将槟岛与威省区别开来<sup>20</sup>，是槟岛中心的视角；“社尾”（Beach Street最末段）之后相衔接的“过港仔”，则将乔治市与非乔治市城区分开来，依据的则是“乔治市中心”的视角了。

“过港仔”的“港仔”，即Prangin River自河口延伸到内陆，并且在城区边缘形成的河港<sup>21</sup>。这一河港，方便旧时城区边缘诸如柴埕（Maxwell Road第一段，早期因火柴商密集故名）、咸鱼埕（Prangin Lane，早期因咸鱼商密集故名）、胡椒埕（Jalan Sungai Ujong，印胡椒商密集故名）、打石街（Acheen Street，因石匠密集故名）等等作坊之卸货及就近送货入仓，因而形成一相对于外头大海港的小河港。这一河港处在城区边缘，即因这些作坊与货仓集中在非城市闹区的边缘地带。在城郊之交的边缘地带，自然的河道所形成的河港，即成了一道明显的分界线：河道与河港之前的“社尾”，表明城区到此即到了尾端，跨过这一河道，即为“过港仔”，也就是非城区了。“社尾”和“过港仔”这样的命名，是以乔治市中心为参照点，这是至为明显的了。

早期槟城中文路名的“乔治市中心”视角，当然不只是“过港”与“过港仔”而已。槟岛城郊之间街道命名的详细或简略，也是早期人们的意识中乔治市城区与非城区区分的标志，这已如前一节据表三至表六之所论。此外，尚可从其它的近郊主干公路的取名来获得这一的理解：

1. Macalister Road作为“中路”，其何以为“中”，那势必是得站在乔治市最边界的Magazine Road（头条路）来观察：Macalister Road是与头条路呈一直线，这一直线的两边各有2条道路，而“中路”在对准“头条路”的同时，也在过去的六岔路口居于正中，故名。

2. Burma Road作为“牛车水”或“车水路”，是以19世纪乔治市市民日常所见的牛车运水来供应城区民生之所需而得名。该路是自最靠近乔



乔治市的檳城植物园集水区取水了运到城区最便捷的路线，水贩子沿此路以牛车运水而来，因此呼之“牛车水”或今之“车水路”。

再者，表六所列的“头条路”至“九条路”的序列，也毫无疑问地按乔治市之视角自近而远，将尚处在“社尾”与“过港仔”之间的“头条路”作为系列路名的起始点，再按之推远，这也无疑是按“乔治市中心”的立足点来对待的。

## 七、结论

乔治市的中文路名，是一个沿用了一二百年的民间口传文化，当中既无意间留下了一百多年前市民眼中的乔治市街景及人文活动，更在无形中划下了先民意识中的乔治市城区范围。从19世纪末记录与整理而得的路名，乔治市是到“社尾”而尽的，过此界线的“过港仔”，就标志已越出当时人们认定的市区了。同时，如今车水马龙、商铺与高楼鳞次栉比的车水路、中路等主干大道，百年前尚不是城区的范围，其简略及并不完整的中文路名，就透露了这样的信息。这也可见得，一百多年来，乔治市的范围已扩大，过去原不属城区的地带，如今已毋庸置疑地纳入了市区。此外，民间口头呼出的中文路名，也反射出早期市民的“乔治市中心”意识，不但中将市区与非市区划分清楚，也将市区近郊的路名按城区中心的视角来呼出。这些按不同方言群之先人的生活经验及“乔治市中心”意识所产生的路名，迄今虽然面对“福建化”的趋势，也大致有着去繁就简而呈统一化的明显趋向，但作为与官方路名相对的民间口传系统，它们却呈现了强韧的生命力，即使是到了2008年年杪才在乔治市入遗之后，配合乔治市市政当局之多元文化角度下的“多语路牌”政策而路牌化，但在此前的一百多年，它们都能在民间口耳相传的承传模式下，维持极其稳定的存在。这一事实，无疑反映了民间文化的强韧生命力。

## 注释

- 1 此按杜忠全《老檳城路志铭：路名的故事》（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9）一书之〈乔治市路名对照表〉统计。
- 2 福建话在此是指不包括其他闽方言在内的闽南语，这是由于马新的福建移民以闽南方言群为主，因此形成这一习惯性的用法，虽未符方言分类，却自有其之所以成立的特定背景。
- 3 Lo Man Yuk, 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in Penang,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 33. Jan 1900, pp.197~246.
- 4 客家方言群分布于不只一个省份，本邦的客家人主要来自广东与福建省西部，惟依该文献，客家方言路名似都归Cantonese，这或与早期客家族群的社会影响主要来自原籍广东的客家人有关。
- 5 海南省是在1988年才建省，此前都属广东省。
- 6 〈檳城街名准确中英文对照表〉，收入叶台痕、吴允德合编《檳榔屿大观》，檳城，海角出版社，1949。
- 7 杜忠全〈乔治市中文路名争议课题：市民社会的初步形成〉，收入《华研通讯》第五、六期，2009，pp.17~21。
- 8 如按当代中国方言学者的分类，闽南方言下包括了厦门话与潮汕话在内，两种皆为闽南方言的子方言，惟以厦门话为闽南方言的代表。然而，本地过去一般都将闽南话与潮汕话分开而论。
- 9 “色兰乳”是serani的闽南语注音，指欧亚混血族群。
- 10 “畚田仔”也作“查田仔”，但在2009年被指出为误写，应更正为“畚田仔”，有关新闻见〈畚田仔路名错用百年：檳古迹信托会争取正名〉，2009年11月26日，中国报北马新闻。
- 11 目前的假设是，以1900年Lo Man Yuk的整理记录为有关路名在19世纪已流传的证据，未为该文所收而出现在后期的整理记录及在坊间广泛使用的，则为20世纪后起的路名。就数量来说，后者相对极少，乔治市中文路名的主干，依然在20世纪之前就已成形了。
- 12 如Beach Street便有土库街/港仔口/中街/缎罗申/打铁街/社尾等。
- 13 如Carnarvon Street的末段便有畚田仔（闽）/草塘（粵）/四角井（闽）/十间厝（闽）/姓张公司街（闽、粵）等。
- 14 峇来即按马来语的“警局”直接注音。
- 15 脚枢即监牢的闽南语。
- 16 其中一条有待商榷的是，作为“观音亭后”（Stewart Lane）岔出之无名段巷的“舢板巷”，或为当地的广府社群呼出的口头路名，此外并无另外的闽南路名。此短巷附属于“观音亭后”，虽有两列十余家住户，却无另外命名，惟因一度安置有海墘（Weld Quay）姓李桥船工的公司厝，故而为当地粤籍居民安上“舢板



巷”之名。今闽南人也沿用而以闽南语呼之，故而是源自粤方言，却也为闽南方言转用之。此区域普遍上以粤籍居民为主，闽南人不另外命名，可得理解。

- 17 如按193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乔治市的华人总人口101,242人中，福建人有53,084人，潮州人有6,986人，客家人有4,327人，广东人有29,958人等等。按此数据，福建人占乔治市华人人口逾半数之52.43%。这也可为乔治市华人以福建话为社会方言，提供一个参考数据。见*Report on the 1931 Census, S.W.I.: The Crown Agents For The Colonies, 1932, p.182.*
- 18 Love Lane之“爱情巷”，虽然早期的闽南社群统称“色兰乳巷”，但在当地生活的广府人，却有着分段路名，反映了远眺与近观的不同视角。
- 19 即Maxwell Road和Prangin Road，20世纪70、80年代之交的光大发展计划落实之后，Maxwell Road只留下社尾万山所在的一截，而Prangin Road随后则改为Jalan Dr Lim Chwee Leong，即林萃龙医生路，这是时任槟州第二任首席部长的敦林苍佑医生（1919~2010）“以父之名”重新命名的。
- 20 相对于1786年莱特（Francis Light, 1740~1794）登陆并开埠的槟榔屿（或官方命名为威尔斯太子岛Prince of Wales Island），对岸的威斯利省（Province of Wellesley）是基于屏障与腹地所需，才辗转于1800年6月6日由槟城第四任监督（Superintendent）李特（George Leith）的任内签订割地合约而纳入版图的。
- 21 目前这一早期的自然河道已形同排污水道，城区部分也已地下化，只有出海的河道还见原貌。